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\_20\_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楊家慧\_\_\_\_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單正聽到喬峰這震耳欲聾的怒吼，腦中陡然一陣暈眩，腳下踉蹌，站立不定。群雄也都不由自主地退了幾步。單小山自旁搶上，挺刀刺出。 | 那大漢夾著喬峰，從旗鬥中蕩出，頃刻間越過那株大樹，已在離旗杆十餘丈處落地。他跟著又甩長索，再繞遠處大樹，如此幾個起落，已走得無影無蹤。  群雄駭然相顧，但聽得馬蹄聲響，漸馳漸遠，再也追不上了。 | 正當喬峰快被刀子刺穿胸膛時，一名臉蒙黑布，只露出了兩隻眼睛的黑衣大漢用長索繩子救出喬峰，大家都追不上他們。 |
|  | 喬峰受傷雖重，神智未失，這大漢以長索救他脫險，一舉一動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自是深感他救命之恩， | 又想：「這甩索的準頭膂力，我也能辦到，但以長索當做兵刃，同時揮擊數十人，這一招‘天女散花’的軟鞭功夫，我就不能使得如他這般恰到好處。」 | 喬峰雖然受了重傷，但神智非常清醒，他知道黑衣大漢救他的經過，也非常感謝黑衣大漢的救命之恩。  喬峰知道黑衣大漢的武功很高強。 |
|  | 那黑衣大漢將他放上馬背，兩人一騎，徑向北行。那大漢取出金創藥來，敷上喬峰三處傷口。 | 那大漢一對晶光燦然的眼光在他臉上轉來轉去，過得半晌，說道：「山洞中有足用半月的乾糧，你在此養傷，敵人沒法到來。」  喬峰應道：「是！」心道：「聽這人聲音，似乎年紀不輕了。」 | 黑衣大漢帶著喬峰來到一個偏僻的山洞，並在山洞裡準備了半個月的糧食，讓喬峰安心養傷。 |
|  | 那大漢又向他打量了一會，忽然右手揮出，啪的一聲，打了他一記耳光。這一下出手奇快，喬峰一來絕沒想到他竟會擊打自己，二來這一掌也當真打得高明之極，竟然沒能避開。 | 那大漢使滿第二十招，見喬峰雖在重傷之餘，仍變招奇快，認穴奇准，陡然間收掌後躍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愚不可及，我本來不該救你！」喬峰道：「謹領恩公教誨。」 | 那位黑衣大漢突然向喬峰出招，喬峰只守不攻，不敢對救他的恩人出手攻擊。  雖然喬峰受傷了，但變招速度一樣快。 |
|  | 那人罵道：「你這臭騾子，練就了這樣一身天下無敵的武功，怎地去為一個瘦骨伶仃的女娃子枉送性命？她跟你非親非故，無恩無義，又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美貌佳人，只不過是一個低三下四的小丫頭而已。天下哪有你這等大傻瓜？」 | 峰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恩公教訓得是。喬峰以有用之身，做此莽撞之事，原是不當！只是一時氣憤難當，蠻勁發作，便沒細思後果。」  那大漢道：「嘿嘿，原來是蠻勁發作！」抬頭向天，縱聲長笑。 | 黑衣大漢罵喬峰武功高強，卻為了救一個普通女子而差點送命。  喬峰說自己一時氣憤，沒想清楚事情結果。 |
|  | 喬峰只覺他長笑聲中大有悲涼憤慨之意，不禁愕然。驀地裡見那大漢拔身而起，躍出丈餘，身形一晃，已在一塊大岩之後隱沒。喬峰叫道：「恩公，恩公！」但見他接連縱躍，轉過山峽，竟遠遠地去了。喬峰只跨出一步，便搖搖欲倒，忙伸手扶住山壁。 | 那大漢給他敷的金創藥極具靈效，此時已止住了血，幾個時辰後，疼痛漸減。他身子壯健，內功深厚，所受也只皮肉外傷，雖然不輕，但過得七八天，傷口已好了小半。 | 黑衣大漢大笑幾聲之後，就離開山洞。  山洞裡準備了足夠的糧食讓喬峰養傷。大漢給喬峰敷過藥，加上喬峰的內功深厚，在七八天之內，喬峰的傷口就好了一半。 |
|  | 這七八天中，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兩件事：「害我的那個仇人是誰？救我的那位恩公是誰？」這兩人武功都十分了得，料想俱不在自己之下，武林之中有此身手者寥寥可數，屈著手指，一個個能算得出來，但想來想去，誰都不像。 | 仇人無法猜到，那也罷了，這位恩公卻和自己拆過二十招，該當料得到他的家數門派，可是他一招一式全是平平無奇，於質樸無華之中現極大能耐，就像是自己在聚賢莊中所使的「太祖長拳」一般，招式中絕不洩漏身份來歷。 | 在養傷期間，喬峰不禁思索誰是殺害自己父母和師父的兇手，那位救他的黑衣大漢又是誰？ |
|  | 那一壇酒在頭兩天之中，便已給他喝了個壇底朝天，堪堪到得二十天上，自覺傷口已好了七八成，酒癮大發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料想躍峽逾谷，已然無礙，便從山洞中走了出來，翻山越嶺，重涉江湖。 | 心下尋思：「阿朱落入他們手中，要死便早已死了，倘若能活，也不用我再去管她。眼前第一件要緊事，是要查明我到底是何等樣人。爹、娘、師父，于一日之間逝世，我的身世之謎更加難明，須得到雁門關外，去瞧瞧那石壁上的遺文。」 | 喬峰在傷口好了七八成之後，離開山洞。  他離開山洞之後，覺得要趕緊查明自己的身世，於是決定到到雁門關外，去瞧瞧那石壁上的遺文。 |
|  | 盤算已定，徑向西北，到得鎮上，先喝上了二十來碗酒。只過得三天，身邊僅剩的幾兩碎銀便都化作美酒，喝得精光。 | 這日來到梁縣，身邊銀兩已盡，當晚潛入縣衙，在公庫盜了幾百兩銀子。一路上大吃大喝，雞鴨魚肉、高粱美酒，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錢。不一日來到河東路代州。 | 喬峰身上的錢都拿去買酒、用光了。他來到梁縣，晚上潛入縣衙拿走了幾百兩銀子，一路上當做盤纏，大吃大喝。 |
|  | 雁門關在代州之北三十裡的雁門險道。喬峰昔年行俠江湖，也曾到過，只是當時身有要事，匆匆一過，未曾留心。他到代州時已是午初，在城中飽餐一頓，喝了十來碗酒，便出城向北。 | 喬峰想起當年過雁門關時，曾聽同伴言道，戰國時趙國大將李牧、漢朝大將郅都，都曾在雁門駐守，抗禦匈奴入侵。倘若自己真是匈奴、契丹後裔，那麼千餘年來侵犯中國的，都是自己的祖宗了。 | 喬峰來到雁門關，為了避免官兵的盤查，他從關西的高嶺繞道而行。  看著雁門的地勢，他不禁想：自己若是真的是契丹後裔，那那麼千餘年來侵犯中國的，都是他自己的祖宗了。 |
|  | 向北眺望地勢，尋思：「那日汪幫主、趙錢孫等在雁門關外伏擊契丹武士，定要選一處最占形勢的山坡，左近十餘裡之內，地形之佳，莫過於西北角這處山側。十之八九，他們定會在此設伏。」 | 回過頭來，往右首山壁上望去，只見那一片山壁天生的平淨光滑，但正中一大片山石上卻盡是斧鑿的印痕，顯而易見，是有人故意將留下的字跡削去了。 | 喬峰找到了智光大師說的那塊大岩石，卻發現山石上面刻的字都被斧鑿削掉了，有人故意把刻字清除了。 |
|  | 喬峰呆立在石壁之前，不禁怒火上沖，只想揮刀舉掌亂殺，猛然間想起一事：「我離丐幫之時，曾斷單正的鋼刀立誓，說道，我是漢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決計不殺一個漢人。可是我在聚賢莊上，一舉殺了多少人？此刻又想殺人，豈非大違誓言？唉，事已至此，我不犯人，人來犯我，倘若束手待斃，任人宰割，豈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？」 | 喬峰心中郁怒難申，仍一掌掌地劈去，似要將這一個多月來所受的種種委屈，都要向這塊石壁發洩。到得後來，手掌出血，一個個血手印拍上石壁，他兀自不停。 | 喬峰發現有人故意清除了刻字，不禁覺得怒火中燒，一掌又一掌地往山壁上劈去，發洩心中的委屈和鬱悶。 |
|  | 正擊之際，忽聽得身後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喬大爺，你再打下去，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打垮了。」 | 阿朱的手腕碰到了他的手指，忽地全身一震。喬峰道：「怎麼？還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阿朱臉上又是一紅，忙道：「不是，沒……沒有。」喬峰按她脈搏，但覺跳動平穩，舒暢有力，贊道：「薛神醫妙手回春，果真名不虛傳！」 | 一個女子在一旁叫住喬峰，原來那女子是阿朱。  喬峰看到阿朱平安無事，非常驚喜，按她脈搏，但覺跳動平穩，舒暢有力，忍不住稱讚薛神醫真的是名不虛傳。  阿朱看到喬峰，臉上出現一絲羞澀。 |
|  | 阿朱道：「幸得你的好朋友白世鏡長老，答允傳他七招‘纏絲擒拿手’，薛神醫才給我治傷。更要緊的是，他們要查問那位黑衣先生的下落，倘若我就此死了，他們可就什麼也問不到了。 | 喬峰歎道：「這位黑衣先生到底是什麼來歷，我也不知。只怕聽了你的信口胡說，我也會將信將疑。」 | 阿朱把白世鏡救她的經過，和被逼供時愚弄英雄豪傑的經歷，都一五一十地告訴喬峰。英雄豪傑們都被阿朱的捏造故事騙得團團轉。 |
|  | 阿朱奇道：「你也不認得他麼？那麼他怎麼竟會甘冒奇險，從龍潭虎穴之中將你救了出來？嗯，救人危難的大俠，本來就是這樣的。」 | 喬峰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。」他本是個提得起、放得下的好漢，一時悲涼感觸，過得一時，便也撇在一旁，說道：「智光禪師和趙錢孫都說這石壁上寫得有字，卻不知是給誰鑿去了？」阿朱道：「是啊，我猜想你定會到雁門關外，來看這石壁上的留字，因此一脫險境，就到這裡來等你。」 | 喬峰向阿朱抒發內心的冤屈情緒。阿朱安慰喬峰，事實將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只要對得起天地良心就好了。  阿朱說她脫險之後，就來到雁門等喬峰了。 |
|  | 喬峰問道：「你如何脫險，又是白長老救你的麼？」阿朱微笑道：「那可不是了。你記得我曾經扮過少林寺的和尚，是不是？連他們的師兄弟也認不出來。」喬峰道：「不錯，你這門頑皮的本事當真不錯。」 | 阿朱笑著續道：「我扮了薛神醫，大模大樣地走出聚賢莊，當然誰也不敢問什麼話，我叫人備了馬，取了銀子，這就走啦。離莊三十裡，我扯去鬍子，變成個年輕小夥子。那些人總得到第二天早晨，才會發覺。可是我一路上改裝，他們自是尋我不著。」 | 阿朱將打扮喬裝成薛神醫，順利逃脫的經過告訴給喬峰聽。 |
|  | 喬峰鼓掌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突然之間，想起在少林寺菩提院的銅鏡之中，曾見到自己背影，當時心中一呆，隱隱約約覺得有什麼不安，這時聽她說了改裝脫險之事，又忽起這不安之感，而且比之當日在少林寺時更加強烈，沉吟道：「你轉過身來，給我瞧瞧。」阿朱不明他用意，依言轉身。 | 雖然此時阿朱身上未有棉花墊塞，這瘦小嬌怯的背影和他魁梧奇偉的模樣大不相同，但要能冒充自己而瞞過丐幫群豪，天下除她之外，更能有誰？  阿朱卻毫不驚惶，格格一笑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我只好招認了。」便將自己如何喬裝他的形貌、以解藥救了丐幫群豪之事說了。 | 喬峰猛然想起曾經見過與自己相似的背影，還有丐幫人們說他曾經出現拯救大家的事情，讓當時的他感到莫名其妙。  他在阿朱身上披上自己的外衣，發現阿朱就是當時喬裝成自己的那個人。 |
|  | 喬峰放開她手腕，厲聲道：「你假裝我去救人，有什麼用意？」  阿朱甚是驚奇，說道：「我只是開開玩笑。你從西夏人手裡救了我和阿碧，我兩個都好生感激。我又見那些叫化子待你這樣不好，心想假扮了你，去解了他們身上所中之毒，讓他們心下慚愧，也是好的。」歎了口氣，又道：「哪知他們在聚賢莊上，仍對你這般狠毒，全不記得舊日的恩義。」 | 喬峰見她輕嗔薄怒，心下歉然，說道：「這些日子來，我神思不定，胡言亂語，姑娘千萬莫怪。」阿朱笑道：「誰來怪你啊？要是我怪你，我就不跟你說話了。」隨即收起笑容，柔聲道：「喬大爺，不管你對我怎樣，我這一生一世，永遠不會怪你的。」說著輕輕靠在他身上。 | 喬峰質問阿朱為什麼要喬裝成他去救人，阿朱說她想讓丐幫人們心生愧疚。  喬峰繼續生氣地質問阿朱為什麼要冒充他去殺死他父母和師父。阿朱被嚇著了，她說自己沒那麼大本事，不可能殺他父母和師父。  喬峰知道他錯怪了阿朱，若是阿朱有那麼大本事，當時就不會受大金剛掌的重傷了。但阿朱完全不生喬峰的氣，完全不怪罪他。 |
|  | 喬峰搖搖頭，淡然道：「我雖救過你，那也不必放在心上。」皺起了眉頭，呆呆出神，忽問：「阿朱，你這喬裝易容之術，是誰傳給你的？你師父是不是另有弟子？」阿朱搖頭道：「沒人教的。我從小喜歡扮作別人樣子玩兒，越是學得多，便越扮得像，這哪裡有什麼師父？難道玩兒也要拜師父麼？」她忽覺一直靠在喬峰懷裡，有點不妥，緩緩讓開兩步。 | 喬峰道：「他多半不肯說的，但硬逼軟求，總是要他說了才罷。」阿朱沉吟道：「智光大師好像很硬氣，硬逼軟求，只怕都不管用。還是……」喬峰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還是去問趙錢孫的好。嗯，這趙錢孫多半也是寧死不屈，但我倒有法子對付他。」 | 喬峰原本決定要找智光大師查明岩石上的刻字，阿朱一起幫忙集思廣益，擔心智光大師不肯說出事實，於是他們決定找趙錢孫問清楚。 |
|  | 他說到這裡，向身旁的深淵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我想下去瞧瞧。」阿朱嚇了一跳，向那雲封霧繞的穀口瞧了兩眼，走遠了幾步，生怕一不小心便摔了下去，說道：「不，不！你千萬別下去。下去有什麼好瞧的？」 | 阿朱想不出什麼話來勸阻，只得道：「下面說不定有很多毒蛇、毒蟲，或者是什麼兇惡的怪物。」喬峰哈哈大笑，拍拍她肩頭，道：「要是有怪物，我捉了上來給你玩兒。」他向穀口四周眺望，要找一處勉強可以下足的山崖，盤旋下穀。 | 喬峰決定到深淵底下看一看，阿朱很緊張，擔心他下去之後的安危，連忙制止他。但喬峰堅持要下去深淵看一看那個契丹人的屍體，想要解開自己到底是契丹人還是漢人的疑惑。 |
|  | 便在這時，忽聽得東北角上隱隱有馬蹄之聲，向南馳來，聽聲音總有二十餘騎。喬峰當即快步繞過山坡，向馬蹄聲來處望去。他身在高處，只見這二十余騎一色的黃衣黃甲，都是大宋官兵，排成一列，沿著下面高坡的山道奔來。 | 第一個軍官道：「三十幾個女人，大夥兒不夠分的，明兒辛苦一天，再去搶些來。」一個士兵笑道：「遼狗得到風聲，早就逃得精光啦，再要打草穀，須得等兩三個月。」  喬峰不由得怒氣填胸，心想這些官兵的行徑，比之最兇惡的下三濫盜賊更有不如。 | 喬峰發現有大宋官兵的到來，連忙拉著阿朱躲到大石頭後面。  那些大宋官兵擄掠了不少契丹婦女和小孩。喬峰聽到了那些官兵之間的下流對話，覺得很生氣，心想這些官兵的行為比盜賊更不如。 |
|  | 突然之間，一個契丹婦女懷中抱著的嬰兒大聲哭了起來。那契丹女子伸手推開一名大宋軍官的手，轉頭去哄啼哭的孩子。那軍官大怒，抓起那孩兒摔了出去，跟著縱馬而前，馬蹄踏在孩兒身上，登時踩得他肚破腸流。那契丹女子嚇得呆了，哭也哭不出聲來。眾官兵哈哈大笑，蜂擁而過。 | 這時聽了這幾聲呼號，心中油然而起親近之意，更不多想，飛身便從大石之後躍出，抓起那些大宋官兵，一個個都投下崖去。喬峰打得興起，連他們乘坐的馬匹也都一掌一匹，推入深谷，人號馬嘶，響了一陣，便即沉寂。  阿朱和那四個契丹人見他如此神威，都看得呆了。 | 喬峰目睹了小孩子被馬踩死的情景，又看到一位契丹老漢悲痛地抱著孩子的屍體哀傷悲憤的呼號，他忍不住出手抓住那些大宋官兵，把他們都丟到深谷去。 |
|  | 喬峰殺盡十余名官兵，縱聲長嘯，聲震山谷，見那身中數刀的契丹老漢兀自直立不倒，心中敬他是個好漢，走到他身前，只見他胸膛袒露，對正北方，卻已氣絕身死。喬峰向他胸口看時，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倒退一步，身子搖搖擺擺，幾欲摔倒。 | 四個契丹人圍到他身邊，嘰哩咕嚕地說話，不住地指他胸口狼頭。喬峰不懂他們說話，茫然相對。一個老漢忽地解開自己衣衫，露出胸口，竟也刺著這麼一個狼頭。三個少年各解衣衫，胸口也均有狼頭刺花。 | 喬峰發現那位剛斷氣的契丹老漢胸口有一個狼頭刺青，不禁驚呼。原來喬峰也有一模一樣的狼頭刺青，其他契丹人也解開衣服，他們也有一模一樣的狼頭刺青。 |
|  | 霎時之間，喬峰終於千真萬確地知道，自己確是契丹人。這胸口的狼頭定是他們部族的記號，想是男孩出生不久，便即人人刺上。他自來痛心疾首地憎恨契丹人，知道他們暴虐卑鄙、不守信義，知道他們慣殺漢人、無惡不作，這時候卻要他不得不自認是禽獸一般的契丹人，心中苦惱之極。 | 他呆呆地怔了半晌，突然間大叫一聲，向山野間狂奔而去。  阿朱叫道：「喬大爺！喬大爺！」隨後跟去。 | 喬峰終於知道自己真的是契丹人，這個狼頭刺青是契丹男人出生時就有的記號。  喬峰一時無法接受，向山野間狂奔而去。阿朱連忙追上他。 |
|  | 阿朱直追出十餘裡，才見他抱頭坐在一株大樹之下，臉色鐵青，額頭一根粗大的青筋凸了出來。阿朱走到他身邊，和他並肩而坐。 | 喬峰冷冷地道：「我不用你可憐，你心中瞧不起我，也不必假惺惺地說什麼好話。我救你性命，非出本心，只不過一時逞強好勝。此事一筆勾銷，你快快去吧！」 | 阿朱好不容易追上喬峰，安撫他說，契丹人也是有好人。並說，喬峰救了她一命，他是漢人還是契丹人，對她來說都沒有分別。  喬峰卻冷冷地回應阿朱，不需要她假惺惺的可憐和說好話。 |
|  | 阿朱心中惶急，尋思：「他既知自己確是契丹胡虜，說不定便回歸漠北，從此不踏入中土一步。」一時情不自禁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喬大爺，你若撇下我而去，讓我獨個兒孤苦伶仃的，在這世上沒人理睬，我便跳入這山谷之中。阿朱說得出做得到，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漢，瞧不起我這低三下四的丫鬟賤人，我還不如自己死了的好。」 | 阿朱道：「我不用你可憐，你心中瞧不起我，也不必假惺惺地說什麼好話。」她學著喬峰說這幾句話，語音聲調，無一不像，眼光中卻滿是頑皮神色。喬峰哈哈大笑，他於失意潦倒之際，得有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少女說笑慰解，不禁煩惱大消。 | 阿朱告訴喬峰，若他丟下她一個人，她寧願跳下山谷之中。  喬峰沒想到，阿朱並沒有因為他是契丹人而瞧不起他，他被阿朱的誠懇感動了。 |
|  | 阿朱收起笑容，正色道：「喬大爺，我服侍慕容公子，並非賣身給他。只因我從小沒了爹娘，流落在外，有一日受人欺淩，慕容老爺見到了，救了我回家。我孤苦無依，便做了他家的丫鬟。其實慕容公子也並不真當我是丫鬟，他還買了幾個丫鬟服侍我呢。 | 喬峰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輕輕地打，不如不打。我也不想要什麼奴僕。」阿朱道：「你是契丹的大英雄，擄掠幾個漢人女子做奴僕，有何不可？你瞧那些大宋官兵，不也是擄掠了許多契丹人嗎？」 | 阿朱認真地告訴喬峰，她不是慕容公子家的丫鬟，而是慕容家看她無依無靠，於是收留她。又說她若是服侍喬峰，慕容公子絕對不會見怪。  喬峰哈哈大笑，說自己不需要奴僕的服侍。 |
|  | 過了一會，喬峰緩緩地道：「我一向只道契丹人兇惡殘暴，虐害漢人，但今日親眼見到大宋官兵殘殺契丹的老弱婦孺，我……我……阿朱，我是契丹人，從今而後，不再以契丹人為恥，也不以大宋為榮。」 | 阿朱聽他如此說，知他已解開了心中鬱結，很是歡喜，說道：「我早說胡人中有好有壞，漢人中也有好有壞。契丹人沒漢人那樣狡猾，只怕壞人還更少些呢。」 | 喬峰回想自己看到大宋官兵擄掠契丹人們的暴行之後，他開始認同自己是契丹人的身份，不再以契丹人為恥，但也不再以大宋為榮。  阿朱知道喬峰已經解開內心的鬱結，非常開心。 |
|  | 喬峰瞧著左首深谷，神馳當年，說道：「阿朱，我爹爹媽媽給那些漢人無辜害死，此仇非報不可！」 | 喬峰道：「我父母這血海深仇，豈可不報？我從前不知，竟然認敵為友，那已是不孝之極，今日如再不去殺了害我父母的正兇，喬某何顏生於天地之間？他們所說的那‘帶頭大哥’，到底是誰？那封寫給汪幫主的信上有他署名，智光和尚卻將所署名字撕下來吞入了肚裡。這個‘帶頭大哥’顯是尚在人世，否則他們就不必為他隱瞞了。」 | 喬峰向阿朱說自己的親生父母無辜被漢人害死，立誓要幫他們報仇。  他告訴阿朱，他媽媽被殺死，爸爸痛不欲生因此跳谷自殺，但不捨得喬峰陪葬，於是把他拋上來，他才能活下來。 |
|  | 他自問自答，苦苦思索，明知阿朱並不能助他找到大仇，但有一個人在身邊聽他說話，自然而然地減卻不少煩惱。 | 阿朱聽到他說「咱們」二字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那便是答應攜她同行了，嫣然一笑，心想：「便是到天崖海角，我也跟你同行！」 | 喬峰思索該找誰問清楚誰是‘帶頭大哥’，他知道看過那封信的人有智光和尚、丐幫的徐長老和馬夫人、鐵面判官單正和趙錢孫。  喬峰決定找丐幫的徐長老，並帶阿朱同行。 |